

眉似弯弯月

程琼莲



年少时看过一本杨贵妃传，具体书名记不真切，但对其中虢国夫人“淡扫蛾眉”的描述印象深刻。后来才知这亦有出处，唐张祜《集灵台》有云：“虢国夫人承主恩，平明骑马入宫门。却嫌脂粉污颜色，淡扫蛾眉朝至尊。”正是不爱浓妆爱淡妆，却丝毫不掩其天姿国色。

早在三千年前，我们的古人就曾在美女的那两道柳叶眉上大做文章，《诗经·硕人》里有对女子容貌不厌其祥的描绘：手如柔荑，肤如凝脂，领如蝤蛴，齿如瓠犀，螓首蛾眉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这些形容女子美态的诗句，被后世广泛引用，成为形容吟咏美女的圭臬。看来，张祜“淡扫蛾眉”的佳句也只是对前人的继承并发扬。

蛾眉的正解应该是“蚕蛾触须似的弯而长的眉毛”，但我总觉得所谓的蛾眉，大约应该如天边的蛾眉月，淡淡弯弯的一抹，轻轻浅浅，虽少了圆月的光辉，却多了柔媚曼妙的风致。试问，又有谁禁受得起那一泓清水的眼波上，如烟似雾，楚楚绰绰的两抹蛾眉月的万千风姿呢，怪道，自古文人，总是在那两道细眉上浓墨异彩，大书特书了。

最有趣的是张敞那老头，据《汉书·张敞传》记载：京兆尹张敞

和妻子情深，妻子化妆时，他为妻子把笔画眉，被长安人笑为“张京兆眉妩”，后这件事被他的政敌添油加醋告到皇帝老儿那里，汉宣帝乃亲自问张敞，张敞坦然对曰：“臣闻闺房之内，夫妇之私，有过于画眉者。”让他的政敌，那班伪君子们哑口无言，汉宣帝听罢大笑，更爱其才，也没有特别为难他。从此“张敞画眉”成为千古佳话，为那些自命风流的文人雅客们所追慕，尤其羡煞天下多少女子。

随后还真有一个效仿张敞的，元邵亨贞《沁园春》中写：“扫黛嫌浓，涂铅讶浅，能画张郎不自由。”原来诗人效仿张郎给夫人画眉，却不得法，反被夫人埋怨，乃自嘲。看来，画眉也是一件技术活，不是人人都能为之。不过，也可解读为，要么张敞画眉本领高超，甚得夫人欢心；要么也有可能，张敞夫妻感情深厚，那么，他画的眉毛是浓或淡，是粗或细，都能让夫人赞许，那样才是画眉的最高境界，因为他借画眉传情，套用一句网络流行语，哥画的不是眉，是情感。正是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；一蔬一饭，一针一线；把绵长的日月过成相知相依的安如，张敞夫妇堪称完美婚姻的典范。

中国文人历来崇尚含蓄内敛之美，而眉毛，因性征不特别突出，被文人们不吝赞辞，就不难理解了。自古至今，描写女子眉毛的诗句词语车载斗量，前有古人的“蛾眉”被用到泛滥成灾；近有曹雪芹描写林妹妹的“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”，已成无人超越的经典；最不济的是现代作家，好词好句都被老祖宗搜了去，只好笼统一句“柳叶眉”了事，面对先人的文学高峰无法逾越，只好理屈词穷。

要说描叙女子眉事，颇为动人的一首诗有唐朱庆馀《近试上张水部》诗：“洞房昨夜停红烛，待晓堂前拜舅姑，妆罢低声问夫婿，‘画眉深浅入时无’？”把新婚女子娇羞可人的情态刻画得丝丝入缕。想来她是深爱她的夫婿的，所以很在意她在夫婿眼里的形态，于是，化妆完毕问她的夫婿“画眉深浅入时无”，我画的眉毛怎么样，好不好？想象得出，问出这句，她一定是满面红霞，眉目含羞。

现代女子也画眉，不过更多的人图省事，干脆去美容店一文了之，文出来的眉毛，毫无个性可言，一样的起伏，一样的眉峰，一式的深浅与粗细，比起千年前，让意中人提着一杆羊毫，像瞻仰艺术品一样满怀爱怜地端详你美丽的脸蛋，仔细斟酌，其郑重程度不亚于画一幅丹青，然后酝酿，最后，细细地，温情地为你描出那呼之欲出的两道黛眉，那么，我们今天的文眉，该是多么的无情趣啊。

厨房里，多年没有猪油的位置了。猪油因为高热量高脂肪，成功成为“背锅侠”。肥肉的主要成分是脂肪，含脂量高的食物耐饥，可以维护蛋白质的正常代谢，溶解和促进维生素的吸收和利用。猪油这是在建功立业啊！一女友，理直气壮为自己颤巍巍的肥膘辩护：“有脂肪的女人，腴美膏丰，手感总是好的。”她肤如凝脂，润得像一块盘了多年的羊脂玉，或者猪板油。

厨房里，多年没有猪油的位置了。猪油因为高热量高脂肪，成功成为“背锅侠”。肥肉的主要成分是脂肪，含脂量高的食物耐饥，可以维护蛋白质的正常代谢，溶解和促进维生素的吸收和利用。猪油这是在建功立业啊！一女友，理直气壮为自己颤巍巍的肥膘辩护：“有脂肪的女人，腴美膏丰，手感总是好的。”她肤如凝脂，润得像一块盘了多年的羊脂玉，或者猪板油。

“人口即化”这个词，我一直认为最初是在说肥肉，而且是赞誉。肥肉进嘴，自动裂变成一摊油水，油香丰满浑厚，不亚于核武器的威力，瞬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引发爆炸，由味蕾放射到全身的角落及末梢，甚而渗透到灵魂（平时都没感觉到有灵魂过），被冲击得晕晕乎乎，晕晕乎乎，还清醒地知道尽量保留延展拉长这种幸福，任那一摊油水缓缓由咽喉滑向纵深，等过老大会，才能长出一口气，像一只猫咪懒洋洋地摊开在冬日阳光下的草垛里，心满意足。

七十年代，全民渴望肥肉，腹肠干涩，肥肉成了一个大词，一个感叹词，一个令人神往的词，一个说起来嘴里溢开津液的词，一个大多时间可望而不可即的词！谁要能买到“一匣厚”肥膘的肉，那肯定是走了“后门”；谁家要是“今日有酒今日醉”，把一块上好的肥肉一顿炖了，这家人的脊梁骨会被全村人戳来戳去，严重到儿女连婚事都不好说，只要提起这家人，听到的都是讳莫如深的话，“他家啊，好户，一大块上好的肥肉，人家一顿就解了馋了。”还哑巴哑嘴。敲锣听音，这家人不过日子啊，闺女可不能嫁进这家门，或者可不能娶这家人的闺女，这亲事就“黄”在这块肥肉上了。

老人们说：吃不穷，穿不穷，算计不到会受穷。那时虽小，也有自己的逻辑，认为老人的话经不起推敲，那些买来一块肉高高挂到梁上，算计着隔几天割一片肥肉擦擦锅沾点荤的人家，并没有比一顿吃掉一大块肉的人家富裕，比如我家。听过一个笑话，说一个人好脸面，买一小块肥肉常年挂梁头铁钩上，吃过饭站到凳子上，两片嘴唇凑上去，用肥肉擦得油光，暗示四邻他家天天有肥肉吃。这只是一个笑话，平常人家，一块肥肉，炼些油备着日常吃，是过日子的长法，想吃没有炼油的肥肉，只有两个机会，过年和吃“大席”。吃大席比过年机会多些，我们专注、虔诚、全心全意渴望，用一块肥肉来满足味蕾，滋润肠胃，掰了手指头算计二大爷儿子啥时娶媳妇、大姑家闺女早晚出嫁？吃大席，爹娘是要出礼的，我们可不管礼钱会把爹娘难为成啥样。吃大席的前几天，爹娘就开始提醒：少吃饭，留肚子。

席者，几个果碟、几个凉盘、几个大碗都是有数的，吃顿大席饱三天，比过年还丰盛！等满满一碗肥肉片子白

肥肉香

靳敏

花花上桌，一桌子十来双筷子，齐刷刷伸出去，快到什么程度，出神入化都比不过筷子的速度，没用一秒，只留下粗瓷碗啞哑落寞在杯盘狼藉里。家境不好的人家，会在大碗上下功夫，先把肉片铺在碗底，装上豆腐，扣过来装碗，看起来满满尖尖的一碗，其实只上面一层肥肉片子，即使那一层肥肉片子，薄厚还可以做文章。

听我小时馋肥肉，我家大叔很认真开了句玩笑：那还这么沉得住气，还不飞奔来嫁我。他云淡风轻说起一个细节：物质匮乏什么都凭票那些年，老爸在肉联厂任副书记，猪板油和肥猪肉相对好买，隔三差五，一长条肥膘肉随老爸的胳膊，一路上摆动，那叫风情万种！全村的目光嗖嗖长出钩子，赞美加艳羡，赞美的是肥肉：好膘！艳羡的是：这家人今天又拉馋了！老妈把肥肉切成大块，扔到热锅里，肥肉在铁锅里吱吱吱叭叭叭，唧瑟起来没完没了，香的啊，树木花草都吸溜鼻子，猫狗都来厨房门外蹲守。左邻右舍蹭过来搭讪：他婶，又炼油了。“他婶”满脸都是油光：怎么空着手来了？快回家拿个小碗，舀点去给孩子们解解馋。大人明着不好意思要，打发孩子端半碗粗米饭，在“他婶”面前晃，“他婶”豪气，油加



油吱拉舀半勺子，往米饭上一浇，吱吱啦啦，热气香气直冲肠胃。孩子双手捧着碗，转身就往家跑，“他婶”的声音跟着追：慢点，别烫着，别绊倒。

油炼出后，油吱拉炒莱或包包子，油倒进陶罐存储，陶罐像口小型腌菜缸，阔口凸肚，气度不凡。这个罐子，应该是罐子里最幸福的，也是最受全村人待见的，从没有断过猪油的滋养，村里谁家来了客人，就到家里挖一勺子荤油炒菜，有几户人家，一年到头铁锅锈迹斑斑见不着油星，孩子馋了就卷张煎饼，眼睁睁看着老妈，老妈心软，戳一筷子猪油均匀地抹进煎饼里，再撒些盐粒。他总结说，你要早嫁进我家，猪油给你当蜂蜜喝。

嫁他后，幸福的不仅是那个阔口凸肚装满猪油的罐子，还有喜爱啖食东坡肉红烧肉的我，每年的年夜饭，披糖挂酱的肥肉上桌，年味一下推向高潮。

